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言行錄卷七

安化縣知縣沈佳撰

羅欽順

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吏部尚

書

少即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神道

碑

陞南國子監司業此缺懸而不補垂七十年監規積弛  
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管  
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  
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名臣錄  
蘭谿章公懋為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

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為民瑾誅復職歷官吏部左  
侍郎攝篆先是會推吏部尚書公力舉白巖喬公六科  
以同列嘗有言獨不附公謂衆論所歸徃復數四亦僉

同大司馬彭公澤初至奏留前任郎中某欲與同事數月時某已陞陝西參議公不從臺諫以新政彈擊在位者無虛日薦揚舊德公獨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人心詔所罷者有資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

石潭汪公謂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羣工閒齋汪公謂其堅定國是扶持善類調劑甘辛一時公功為多天下陰受其賜朝

廷倚以為重焉

言行錄

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邃庵楊公總制三邊衆議如所請公曰邃庵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恐宜三思邃庵由是不果起公語所親曰邃庵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藉藉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於知己耳陞南京吏部尚書疏乞養親歸丁亥復起為禮部尋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家居二紀足跡不履

城市惟已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奠纔一再出  
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為之  
構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  
之禪書皆合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語錄讀而玩之  
漸復有疑久之乃喟然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  
嘗學禪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  
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體驗  
於道心人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嘗曰自

昔有志於道學者固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  
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  
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  
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先生精思實踐篤志不遷  
毅然以衛道為己任聖賢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  
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  
有若是之明且悉者

高景逸  
撰傳

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

窮貪嚼不爛人以為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  
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  
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  
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惟作行誨授  
之而諄諄於忠信篤敬云

歐陽塾  
撰行狀

凡出處取與必欲卽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  
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嚴官至  
尚書甘如清素晚年居一樓數載以終

言行  
略



嘗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  
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  
博大之化或有小補爾議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  
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  
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  
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它策忤用事者竟寢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  
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見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

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  
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先生耆年  
而謝政天子屢虛端揆之位召之不拜著書三篇曰困  
知記摘似明真剔偽正實其曰思者心之用得乃性之  
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析心性以  
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洋洋  
哉其武夷之派乎先生莊重方介言道動矩造士之嚴  
貳銓之定雖時相衲鑿我矧無易勢與利毀與譽不與

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

崔銑  
壽序

公自誌有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竊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

林次崖希元困知記序曰自古聖賢之言學也或以躬行實踐為先識見言論次之故傅說告高宗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聖  
賢之重行也如此故世之論人物者亦惟是即其行履  
之優劣而為評品之高下智識文辭勿與焉今世君子  
則惟智識文辭是尚而行實不論矣故聽其言若伊周  
孔孟復出考其實則市人不如憂世君子道心之辨明  
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謂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山林暮景獨學無朋雖自信則爾  
非有異同之論何由究極其歸趣乎每遇病體稍適有

所尋繹輒書而記之積久成帙置之座間時一披閱以  
求所未至同志之士有過我者則出而講之不有益於  
彼未必無益於我也雖然書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三復斯言愧懼交集名以困知著其實爾

按先生著困知記凡三續時年七十餘矣

先生銳意營道老而不倦蓋涵養純至故心體融徹而

羣言莫能掩也

黃芳  
記序

先生學師程朱而深思力踐不為空言則所自得者多



崔銑張邦奇皆敬信尊事之都御史張岳疏請存問予未嘗不於是三致嘆焉予觀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其居家又如此且觀其辭吏部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論濶談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朱張要不屑為為聲利束縛不能去賢不肖

何如也噫當今人物舍先生吾誰與歸百世之下使本朝史冊燧然有光如先生者得幾人哉是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先生自序曰余才微而質魯志復凡近早嘗從事章句不過為利祿謀爾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



工夫難得專一問嘗若有所見矣既旬月或踰時又疑而未定如此者蓋二十餘年於鑽研體究之功亦可謂盡心焉耳矣近年以來乃為有以自信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故人以為欽順正道正學幸上尊禮風勉措紳學士歸於正旨曰可迨疾病宴坐如平日遺筆書兢兢臨淵履薄之語可以觀所養矣

學傳

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儒林記

困知記要語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  
心三月不為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  
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  
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為性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  
者矣

繫辭傳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

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

佳按先生又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如此則道心發而為人心矣既屬道心所感何危之有愚謂心可以分寂感不可以分道心人心也且以此而指體用尤有毫釐之差先生篤信程朱於性命源

頭尚似未合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乎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

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

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

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  
用彛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  
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  
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  
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是不然  
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  
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夫豈可以形迹  
求哉程伯子之言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朱子答柯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為直截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

程朱之學可謂至矣然其心則固未嘗自以為至也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不傳授或以為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嘆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懽者非謙辭也

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  
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  
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  
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當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  
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  
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  
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

子必慎其獨其以此乎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

古之立政也將以足民今之立政也惟以足國古之為政者將以化民今之為政者愚夫愚婦或從而議之何民之能化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

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

天下大器也必以天下為度者始能運之才不足恃也

雖有過人之才而未聞君子之道其器固易盈也勿盈則大以大運大不其裕乎

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

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勿存平時既無所主則臨事之際又惡知理之所在而順之乎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此學者之所當勉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為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

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為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為言蓋皆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



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靜中有物者程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為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若於此者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

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詞甚平易而理極分理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

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

心性至為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爾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

氣即理皆然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

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

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諸大儒言語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大本大原上  
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  
力之方不為異說所迷惑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  
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  
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

果何物乎

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是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以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以行若玩得熟時便見

得一本之散為萬殊萬殊之原於一本無非自然之妙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  
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  
究方尋得道理出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  
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  
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啟  
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



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  
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矣  
劉敬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議論英發當時推重殆與  
許魯齋吳草廬等然以愚觀之謂之有志於聖人之道  
則可謂其有得乎聖人之道恐未然也

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此  
斯可謂真儒矣

成已成物便是感應之理理惟一爾得其理則物我俱

成故曰合內外之道也

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  
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為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  
萬珠提起便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

吾人為學必須循序漸進範我馳驅如行萬里之途決  
非一蹴所能到其或好高欲速有能免於差謬而得所  
歸宿者鮮矣

學至於自得蓋難其人苟能篤信聖人之言而力行久之其所自立亦可以無愧於君子矣若夫未能自得言行相違非余之所知也

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彖象之辭特竒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竒而法

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

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  
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  
只是一理也

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

朱子語類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  
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實只  
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

真說透禪學骨髓

卷七

佳按先生續記中闢禪學說最多大抵取其言而推究之以明與吾道有別蓋距當時陽避其名陰用其實之說至其辨慈湖之學尤極明切痛快真聖人之徒也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他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子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先生跋說後日記：凡六卷首尾經二十年體認之功，不為不勤而反躬實踐終未之有得也。年且耄矣，其能復少進乎？

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  
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  
辨者凡程朱之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  
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  
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又為  
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也審如所訓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

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

與王陽明書

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

答允恕弟

善讀書者莫非切己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



妙於是乎存歧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理之本然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在萬物者也 萬物之所得以為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即不得謂之各正即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

佳

按天地間無無性之物然其偏全純雜清濁不同亦一定而不易惟人得其純粹而中者故人為天地

之心也若謂物盡得純粹精之理語意皆有礙先生  
此段與歐陽崇一辨良知之非天理及此

伊川先生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  
也果見得此理分明即天人物我一時通徹更無先後

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答劉  
煥吾

中字非所以訓極字而所謂太極者常在天地萬物之  
中只要人識得若識得破時中央之中與未發之中無

非太極之本然也

答陸  
浚明

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王湛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箇理字不着可不信乎抑程子止言物爾未及於事只如俗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則事事皆有定理亦自可見斯理也在天

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也此其所以為  
至善也果然尋得著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  
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於克  
己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  
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不理會厭煩而喜徑  
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為千載不得  
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儒者僅有良知一語大意  
畧相似陽明遂假之以為重而謂良知即天理孟子何

嘗指良知為天理耶是誣孟子也士之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為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焰欲求斯道大明於世其可得乎

林答

次  
虛

僕從事於程朱之學蓋亦有年反覆參詳彼此交盡其認理氣為一物蓋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明道嘗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

明原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竊詳其意蓋以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說箇形而上下則此理無自而  
明非溺於空虛即膠於形器故曰須著如此說名雖有  
道器之別然實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於原  
來只此是道一說則理氣渾然更無罅縫雖欲二之自  
不容於二之正欲學者就形而下之中悟形而上者之  
妙二之則不是也○書末所云如不用格物致知之功  
而徒守理一分殊之說切恐祇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

非可與議精義入神之妙也此言甚當區區拙學於鳶魚花竹亦嘗用心理會頗見其所以然者而况於仁敬孝慈之類人道大倫安敢忽也然分之殊者易見而理之一也難明且如乾之亢龍坤之龍戰其為凶惡不待言矣而至精之理未嘗不在必於此等處灼見其所謂一者方可謂精義入神不然雖毫分縷折猶為徒博也

又答林次崖

夫所謂道心者果何自而有耶蓋人之生也自其稟氣

之初陽施陰受而此理即具主宰一定生意日滋纏綿  
周匝遂成形質此上智下愚之所同也其名為道其實  
即天理彼未嘗學問者雖不知天理為何物天理曷嘗  
有須臾之頃不在其方寸中耶蓋無為之宰譬如形影  
相隨是以雖其昏擾之極而至微之體自有不容離者  
不然則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從何處來耶來書有云  
常人未發之中有則有之決與聖人未發之中異此言  
誤矣中為天下之大本大本即天命之性果如高論是



天命之性有二矣豈其然乎蓋聖凡之所以分繫於大本之立與不立而所謂大本者初未嘗有兩般也來書又以未發之中人物皆有之說為疑豈不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初無分於人物耶未發之中性命之實體也何獨歸於人而疑物之不能有耶固知中和本旨只就人身而言然吾人講學須是見得此理通乎天人物我而無間方盡中庸一書之義方可進於萬物一體之仁不然則鳶飛魚躍於人有何事干涉子思纔一拈出程

子便指為喫緊為人處耶

答林  
貞孚

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是太極之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其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其

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勿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嘗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

始物坤成物固有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第成一場閒說話耳果何益哉

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為知者道爾

凡事皆有漸矣漸方萌是即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難其人矣

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曰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何等說得分明只是  
人不見詩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此文王所以與天為一也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程子此言學春秋  
者斷不容易傳之所以有偽蓋傳聞之誤耳凡三傳之  
說有與經文不合者但當一以經文為正則辭不費而  
理自明

千聖相傳惟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格物致知以至之

何瑋

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右都御史

公授編修不泛交不入權門讀書窮理衣布食蔬雖鹽

櫛必整飭而朝參無爽期齋祀則盡慎播紳重之與修  
孝宗實錄成陞修撰

逆瑾用事公惟長揖瑾惡之問為誰對曰河南何瑋是  
時翰林惟公與崔銑不屈公謂銑曰吾兩人不可易節  
銑曰銑安義命久矣瑾欲中傷公知不免遂乞休歸瑾  
敗始命復職辛未四方流賊起公上言祛賊三事時論  
韙之癸酉公於經筵直言進諫上為改容數日遂調外  
同知開州為三審法以平徭役為分程法以築河堤民

親戴之轉東昌郡丞乞休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卻掃不接外事御史毛鳳詔薦公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以勵貪懦王廷相薦公道純行修通達世務與之咨論政事據經按史檢括參合不迂不執卓有劑量且於天下之物淡然無欲自一身外視之漠然雖衣裳冠履不事藻飾即此一行可滌清濁俗砥勵貪鄙况所學足裨治理乎公孝友端潔其於貨利若將浼焉家居讀書不間寒暑與關中呂涇野諸人究辨經書性



命之學四方從學者衆公以大學條領立為訓格究解  
經旨常曰汝輩但務此涵養則工夫自裕所著有陰陽  
律呂管見大要以繫辭動靜有常虞廷依永和聲為正  
有均役均糧二論儒學管見醫學管見家譜家訓諸書

名臣

錄

公慷慨有大節為浙江提學興人材培士氣一意秉直  
道而行有所矯拂於時不顧也嘗按部至紹興從舟中  
望見某氏宅鉅甚問曰此屬誰家治何賈而能為大室

若是衆曰此宦宅也公曰宦則安能然為驚異者久之乃去其子從外傳受業於廨署傅見其冠敝諷使易之數日勿易也因問之故答曰母言家大人藝於外不敢私用財耳化行壺內又如是

杭州府誌

武宗登極公上疏曰臣以菲薄待罪使官伏觀內外百官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於國政分毫無補益月受俸錢日支廩給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此不勝惶愧臣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俾司紀錄法古意也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太宗時王直以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方今政治雖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敕令修撰編修檢討審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據事直言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

匱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  
謀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  
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  
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  
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  
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天下之用今用人於國家政  
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  
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

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

國朝名臣言行錄

公提學浙江丰采凝重威望凜然人不敢干以私至遇諸生恩意優厚如家人父子培養士氣使得以正身遠罪或有株連保覆甚備僚長諷之曰士習澆漓此殆可以法馭難以恩結也公曰彼非吾子弟耶奈何以徒隸遇之若蕩節踰檢吾有法在耳多士感其德化相戒無敢犯有司者

名宦錄

公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吕柟以比之聖門由賜

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為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  
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  
學其謂何

睦樗傅公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百折  
不回聖門所為孳者也

崔后渠與公書曰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心不敢有  
愧於冥冥耳世道日非人為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  
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耶

公篤遵古誼雖世局變推而公不受染逆瑾熾威羣僚  
入見有跪禮公獨挺乎自立瑾大恚然止奪公官後起  
督浙學尋致仕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之舉翊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相  
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為愕然

國琛集

遷南京太常少卿時湛甘泉為祭酒郭杏東為司業先  
生力與修明古太學之法贈杏東有言曰古之君子何  
為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

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



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偽起復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為是論者皆天下毫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序曰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典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于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

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於內  
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為然全  
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  
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  
遷初不問其所長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子其意  
良厚矣所慮全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  
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

是時南有陽明北有函谷

靈寶許氏誥

以理學鳴天下而先

生默如獨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廷相書問印證日事  
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修孝弟  
忠信非其義一介不取予瘠田茅屋取足優游兩執親  
喪皆哀毀瀕死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於言

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  
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  
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  
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

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  
合四為板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  
事於新書矣問一貫約禮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  
議論即過顏魯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  
之最可惡者

門人婁樞王西星請梓文集先生曰聖賢之道昭在六  
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  
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

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有切世務者門人得裒集之  
或謂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先生曰此後世  
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  
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門  
人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為南工部右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  
歲省以數萬計歷改工戶禮三部再以病乞歸又晉南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懇辭不就歸家居十餘年薦揚二十餘疏不出嘉靖癸卯九月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卒年七十賜祭塋隆慶初用科臣張鹵疏補謚文定贈尚書學者稱栢軒先生

崔銑

字子鍾一字仲息河南汝陽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

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恤民隱有古循吏風公少而



慧特長嗜學舉進士入翰林為編修潛心古學正德初  
閣瑾擅權卿位皆伏謁跪公遇之史館門獨長揖瑾怒  
謂張綵曰翰林白面書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孝宗實  
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政理改公南京  
驗封主事瑾誅復翰林時武宗頗以逸豫棄萬幾而時  
事大棘公大感之奏記大學士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  
救民薦賢理財強兵無徒驅獵翰墨十一年考滿陞侍  
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修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國子祭酒開  
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夜冠坐東廂對諸生問難時  
大禮議起江南北大饑人相食公上疏略言近者主事  
張璉等以先後獻議起遷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馬明  
衡等以上疏異議罷斥段續陳相薛蕙下獄仰惟皇上  
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獨任  
己意亦曷有極疏入罷歸

擢南禮部右侍郎時王暉言句容朱家巷者皇祖故鄉



墳址具在請表揚公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難可臆斷  
失實為罔事竟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宏才

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矜然出處無玷

名臣記

弘德間士厭明文沿宋習靡泛欲振起之宗秦漢之作  
而論學亦異說蠶起浚精於象數超頓於高虛於是文  
敏乃獨邃研於六經尤深於詩其論學反經利詭通達  
政體而清修介操及終老不渝

明書理  
學傳

先生謂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

枝蔓所存者性任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  
忘已而繫衆讎者贊其忠信頑者悅其德義約哉正公  
之學也釋經不泥見竒不問敬合內外謂理性即命一  
天人也大都敷揚儒教平切易行可名宋之一經述程  
志述二程文略

謂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沉毅邃探於渾淪細入於絲  
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抉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  
開朗惑解而志奮也述晦庵文抄

退處相臺者十年非聖賢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  
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  
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  
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  
韻學與馬命之曰數卷樓省身履事準古驗今乃劄記  
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彼見作士翼四篇  
謂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  
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覈舉

曰重輔曰簡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理曰訂學  
曰通議制遵今道循古合諸人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於易謂好竒者浚義於象流為鑿而尚古之法又久失  
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  
道加詳焉可矣因夫子之贊明二聖之旨傳是者倡於  
王弼備於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作周易餘言又言  
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  
解又有文苑春秋中說考松憲晤言諸著

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

其士翼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米九德心不强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

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其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

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

妬人之長即短也

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如水清物漸而不驟  
慎思者如滌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  
而自整

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躡等故思窮  
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用是  
以切己求要之為貴

其論經曰莊子稱易以道陰陽未知易也夫易陳人道

以前民用豕爻所象建侯行師利見括囊之類豈空談  
耶大人遇以立政細民得以決事君子精義而立道小  
人怵害而消惡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夫子繫  
傳乃推人道之原故及於隱贖韓愈稱春秋謹嚴未盡  
春秋也春秋記人之善全人之恥誅人之意達人之恭  
是故公薨於齊書葬夫人如齊諱故公孫陽州非自於  
臣齊仲孫來沒其覘國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夫日照雨  
潤霆擊霜折彼蒼於穆之體何與焉又曰春秋立詞謹

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為

性命之文

本傳

先生曰麗於形者皆不相通是故日月不潤風霆不照  
山拘於峙川限於流惟人乃與地天參心為太極輔相  
裁成之妙出焉人乃自棄甘與禽伍而草腐者何與

人須學也學須敬也學其植禾乎日培則日茂敬其櫛  
髮乎日理則日整故老學不如少愈於無聞譬之夕燭  
不若日勝於冥蹟



未有亡基而作室者故聖門之道隨事躬行積之久而成德躡斯道以往踈矣不由跬步而致千里其御風乘雲者乎然世豈有斯理哉

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

堯舜事業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言所性不存焉然流於曠誕堯舜蓋欽爾

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聞謗讟之入怒激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念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

於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心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夫理無大小故學無精粗惟物是體乃心之存遺灑掃者非精也驟而務精義者亦粗也

巽一陰伏二陽之下巽斯入也學者思索義理必用巽心入其中長短輕重與相逶迤斯得之書所謂遜志彼性粗暴者反此故氣質貴乎矯

俱先生要語抄

公以議禮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携古書

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

公嘗言碑誌盛而史牘矣唐詩盛而教亡矣啟劄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矣封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又曰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  
有餘又曰賢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  
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  
尚同黨則宗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又曰學  
不至道乃實行也道不法聖乃曲途也聖莫大於夫子  
道莫切於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  
諸文行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履定而後博諸先儒  
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並松憲  
寤言

浚川王公稱公才識明達允負經濟

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公守侍讀大司馬  
彭澤咨於公曰非邊調兵不除公問賊中有邊人乎曰  
無公曰賊持一刃能驅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  
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  
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  
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  
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策奏行

不月賊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師田論

魏校

字子才南直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太常寺

卿

公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  
承之舉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刑  
部主事累遷郎中自以少年筮任人情物理或未曉暢  
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

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  
疾病飲食悉為調劑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  
公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  
如也

九年召為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  
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  
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轉流之思  
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

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為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

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正先德行興小學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為士師禁火塋斥淫詞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

按宗魯博羅人砥勵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敬行必



古禮來學者必先收放心能改過而後教之公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曰聞省身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之無迺二乎

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絀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缺望歸而粵人有為言官者劾公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公德譽素著莫能抑也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既言官劾公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

杜稷書於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邨漆雕開秦  
再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  
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  
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為相卿佐入謁多踧踖隅坐  
特公為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公為經筵講官  
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  
少卿已陞本寺卿明年致仕歸

公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於兄弟與士大夫簡

牘往來皆刻修責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  
飲食也李夢陽過公論學公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  
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  
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公僅一子一  
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  
畏天以終身焉卒贈禮部侍郎諡恭簡有司立祠祀之  
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為功葆合  
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

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

歸震川文集

對客終日端坐談論不倦唐荆川曾與坐論一日不堪其困或問先生得無勞否曰想於談論時自有得力處他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

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為著實常寄唐荆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每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當以此意告之其言

皆中病蓋平時工力所到故以此告人

陸樹聲適國語錄上同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中聞莊渠先生至訪悉為撤

去

見聞錄

黃太冲曰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自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箇不離

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為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為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

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為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

先生講學星溪之上從游者嘗百人一日來溪上見天文四垂混混日星升沉雲霞舒卷覺乾端坤倪軒豁呈

露其學大進自謂得之主靜云

江南通志

所著有體仁說大學指歸六書精蘊遺書師說語錄文集行世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平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自曾子以至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



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  
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  
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

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  
太和中發出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  
德造化也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  
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得無賤丈夫

平

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

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盖有激者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大快易聳動人今為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

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為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為吾懼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而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麤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為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

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斷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

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為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終恐規模窄狹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為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

以為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熏烝陰崖

寒谷亦透學而勿主靜何以養吾仁

體仁說  
下同

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

是精義工夫也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  
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  
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  
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  
以次第而治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

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  
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  
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常防未萌之惡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  
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  
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  
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

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

一理散為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

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耶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耶君恭已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



也

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徐問

字用中南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南戶部尚書

廉靜自飭學以紫陽為宗弱冠登進士除廣平府教授召為刑部主事歷郎中值權倖縱橫獨持法屹不為動出知登州調臨江以方略擒獲大盜數百人尋遷長蘆

運使以刺史轉運使人多不樂公欣然受命曰吾將以  
薄躬清是官也居數月轉廣西參政累遷廣東左布政  
適上遣中使採珠不中程御史欲下令責諸賈公曰珠  
池有禁不趣賣為盜耶事得寢

擢都御史撫貴州黔俗獷悍喜相毒噬爰建貴陽書院  
祀濂洛關閩諸賢集多士而訓誨之黔俗漸歸禮讓以  
擒獨山土酋蒙鉞功賜璽書褒勉晉兵部右侍郎自謂  
於此道雖勤勤注念未有豁然冰釋處因請告歸棲遲

芳茂山下杜門掃軌潛思力究凡十年起南京禮部侍郎遷南戶部尚書甫數月復乞歸

公登第四十八年家無長物田不滿百又割以膳寡嫂其學以窮理致知為入門以敬義直方為實際以滌除習氣還其本原為工夫恬退澹潔則其天性也所著有讀書劄記山堂萃稿行於世卒謚莊裕學者稱養齋先生

李中

字子庸江西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副都御史

生有異質穎悟過人年十九拜同邑楊玉齋之門聞義利說始志於學一日見一峯文集手錄歸歎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為刑部主事時武宗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用事先生憂之上䟽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

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  
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  
明不行繇陛下之心感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語  
尚多上覽疏震怒將杖之以當道救解得免謫通衢驛  
丞闢愛梅亭讀易其中

鄧潛谷  
明書

世宗即位擢提學廣西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其性凡  
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  
此吾職也又曰感於此應於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

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  
五經書院每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暮人多嚮之  
官四川參政數月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  
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  
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參以毫髮意氣  
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

擢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創議增  
給為定制歲大歛蝗乃取泰山祠金以待賑命流民捕

蝗子穀又慮盜賊將熾下令郡縣募驍勇鍊民兵以備  
官軍所不及授計部下設伏擒河南劇盜關繼先總督  
南京糧儲明年卒官年六十五

學以求仁為主閑邪為功以天命流行何思何慮心中  
洞然為實際羅洪先嘗受其學

先生氣貌端重危坐終日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望之儼  
然不可犯而意思安適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得曲盡  
其意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不阿也

與湛元明王伯安高汝白鄒謙之諸公皆有書札商略  
問學嘗言愛不足以盡仁惟公可以盡仁惟中可以盡  
仁又言知易則知權而曰天地之用一易也自然之權  
聖人之用一權也當然之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  
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家居谷平里學者稱谷平先  
生所著有疏草日錄問詩文七卷行於世

嘉靖甲午夏五月予卧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  
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



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  
彼哉夸毗子佔畢徒啾喧但騁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  
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曰神  
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  
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明德此大學大頭腦處也  
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之功則曰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  
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

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盖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

朱學問答

張邦奇

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

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成進士及庶吉士

授翰林簡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

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為進退讀書之暇  
時時從田畷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  
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  
罷公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即位  
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  
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  
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無何以病卒謚文定

公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澹於官情故屢進屢退無繫心公卒其母尚存至百有餘歲

公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枝靡不重矣為人仁孝切至

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  
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  
賴天之靈鬚鬣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  
邁屢稅胡然有這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  
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公兼而有焉  
名山藏  
公學以聖賢為師終日危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  
焚香誓天晝有所為夕書之冊進退辭受矜慎獨至吏  
部嘗攝冢宰故事陞除降黜先白內閣公獨罷之推轂

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兼官者九  
載諸所銓注徃徃位上公泊如也霍韜曰古稱良玉溫  
潤而栗然張公非耶郵人稱說先正質行推邦奇第一  
公少沉深好讀書稍長游神高朗恥與齷齪者伍入翰  
林讀中秘書益博閱作觀頤錄朝夕紀過以自勅其序  
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  
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  
志之弗堅屢作屢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

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  
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  
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為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  
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言出  
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為為自欺掩惡勿錄為自欺人之  
欺已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勿之惡也可不戒夫

戶部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公言二事害政不可  
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



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

世宗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園丘方澤以  
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公議主合而極推太祖敬天祇畏  
罔敢怠忽之心以為之本上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劬  
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公喜作  
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

節元錫  
明書

其論求於心曰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  
勿之省也滯其情于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啗如也

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  
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  
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  
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欲之而已矣  
於其嗒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  
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  
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  
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

是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先生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

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  
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  
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  
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為疑於老佛  
而避之譬則家珍為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為嫌於盜也  
瞬目而不敢一眄豈不悲乎

時王文成以論學名世悅先生溫恭而慧也目以為聖  
資先生以編修歸省問贈言時甚少文成臆所學而贈

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先生知其且心攝之也報之言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知乎哉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

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  
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  
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  
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  
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  
非至精者勿察也勿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  
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  
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

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况又不知所以畏吾何  
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  
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  
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為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  
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是時已凝然自立  
不惑如此

題坐右曰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為人當以天地之

心為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

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別玄暢微其  
傳可必云

張岳

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右都御  
史

弱不好弄端凝如巨人舉進士官行人毅皇帝不豫卧  
豹房與闈嬖三數人同卧起自兩宮而下皆不得聞問



中外以為憂公䟽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上南巡同諸司䟽諫下獄廷杖調南國子監學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之帝無主名大學士孚敬欲遷合以某祖為所自出之帝公曰是不可強知第以皇初祖設位必有得姓受氏之人儼然陟降者張不從議上內批設皇初祖位如公言時孚敬首以議大禮結主知不謂見出公下甚忌之欲羅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提學坐所貢士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

鹽課提舉歲餘起知廉州廉荒鄙寡文學不力農公煦  
嫗撫字教之以田作興學勸農造士躬為講授省里甲  
浮費嚴珠池屬禁三年俗丕變士有中州風安南亂絕  
朝貢朝議將討之公疏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乃其  
自相攻殺不足為用兵朝鮮李仁桂據高麗土擅命群  
臣請討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吾取其  
效職貢不侵叛而已故李氏世倣職貢至於今夫李仁  
桂亂賊也朝鮮箕子所封土也若牽於文儒之議則當

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然高皇帝獨觀昭曠之  
原一言而天下遂定今為遠狄故勞師萬里討其賊而  
定之非中國之任也又反覆以天下大勢財用盈虛兵  
將強弱具言其不可狀疏入不報則治兵食立營堡計  
王師所從入水陸道之里畫以待事會遷去而莫福誨  
遣人扣關言徃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  
忘語聞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為受降之策皆仰成而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罷萬諸洞畢破之上再賜金幣

理學

傳

任浙江提學副使學宗伊洛文有法程簡重端莊善於  
迪士故所至皆服其化未幾轉參政為政博大周詳禁  
奸黷弊吏不敢肆

杭州府誌

尋以僉都御史撫江西屬歲饑設法措賑節紓其財力  
奏留京折銀五萬兩助賑又請折正兌米數十萬石民  
饑不害

大學士夏言築賜瑩使司議廣信七邑各致千金公曰

是將範金為槲乎邑致百金足矣言謝曰愛人以德大學士嚴嵩奉詔建延恩閣復批減其費曰是非元老意况供費如式實奉明旨嚴銜之陽致書謝曰延恩之制

誠儉然出足下未必非伯夷之所築

泉州府誌

擢右副都御史督兩廣軍討封川融懷馬平諸獍悉平之遷兵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召入為刑部侍郎御史南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郎而兩廣總督不可

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連山以兵侍郎開府沅  
討苗蠻卒於軍

方鎮沅時邊元競魄遺用事者以自全而公頗為嚴所  
扼或諷之少貶公曰無以為也稜稜寒骨第欠馬革一  
張已爾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

公長身玉立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  
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精徹隱蹟一時巨儒  
皆出其下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

學以程朱為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嘗作學則首以存  
養之要繼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於未發以為  
之本曰心纔靜即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  
不靜庶矣

為行人過浙度江與陽明論明德親民之旨陽明曰明  
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非也公矍然曰戒慎  
謹獨俱是未與民親工夫如公言又須立一親民之本  
以補之陽明不能屈揖而去之其與聶雙江書辨王氏

渾淪籠侗之非欲其逐一體認知行體用之理排之甚力

其文章氣象宏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為深所著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皆有裨世教藏於家





明儒言行錄卷七